禮疑類輯 四

禮疑類輯卷之七

喪禮

朝夕哭

朝夕哭諸節

河西曰朝夕哭奠卽禮之昏定晨省也

陶庵曰按代哭旣止夕哭當自此日始四禮便覽○下同

又曰古之成服必於朝哭云云詳見成服條中成服時雜儀條

同春問朝夕哭時當有拜禮而喪禮闕之何歟愚伏曰家禮朝夕哭奠有再拜之文何以云闕之耶又曰哭奠是一時事非兩項事

又問愚伏曰云云見上此說如何沙溪曰喪人常侍几筵故無朝夕拜謁之禮也家禮朝夕奠再拜非爲朝夕哭也爲設奠也今人皆以朝夕哭及奠爲一項事常以爲非曾考士喪禮果爲二項事愚伏說非是

語類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朱子曰父母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之○通解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疏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主人即位辟門主人

拜賓右還入門哭云云右朝夕哭徹者盥于門外升自阼階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云云右徹大斂奠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賓出主人拜送云云右朝夕奠

問朝哭俟日明夕哭俟日暗吳益升尤庵曰禮記夕奠逮日家禮夕奠畢奉魂帛入靈床哭盡哀合二禮觀之則似不至暗矣

又曰朝夕哭不拜若以爲常侍几筵之故則朝夕奠朝夕上食何以有拜也此不可曉朱子嘗晨夕謁廟以一日暮醉歸爲未安而仍廢夕謁據此則夜歸几

筵而廢哭拜者或彷彿於此耶不敢質言 答宋奎濂

又曰虞後朝夕哭時不須啓門燃燭雖葬前燃燭非禮也 答閔元重

奠

朝夕行奠之節

退溪曰朝夕奠有別床上食時勿撤可也有前後床則朝夕奠奠於前床似可 言行錄

南溪曰朝夕奠與饋食于下室乃兩節而方氏合而論之恐未安 答李彥純

問朝奠及題主條云再拜哭盡哀遷柩條哭盡哀再

拜虞祭則哭哭再拜文勢不同丘儀於此數者皆以且哭且拜爲之儀節黃宗海沙溪曰丘儀亦可從也

退溪曰執奠子弟之職或子弟有故親執可也答金就礪

寒岡曰喪主洗手親祭決不可也無族人執事則令行者可以代奠內喪則令婢子可以代之答盧亨運

問葬前奠上食主人自行則似當盥手尹寀尤庵曰當用略自澡潔之文或無妨矣

問朝奠條不言主婦閔采萬南溪曰殯後男子位于堂下婦人猶在堂上饋奠之時恐無不參之理旣參則又恐無不拜之理

朔望行奠之節

同春問三年内殷奠無叅降何歟沙溪曰孝子常侍几筵故不爲叅降也

南溪曰朔奠雖用肉魚麵米食而稍減於大祭鮓不必用如醬亦當依上食設於食床中羹當置於匙楪之内皆象生時之義也 答成文憲

退溪曰朔望奠在禮亦無三獻混依祭行之今思未爲得也 答鄭惟一

又曰士惟朔奠者先王制禮有降殺等級然今人非至於窮不能辦則幷擧望奠亦未爲僭也 答權好文

沙溪曰按家禮無論士與大夫皆無月半之奠盖朱子斟酌時宜從簡之道也東俗雖寒士家亦設於月半非家禮之意然其來已久似難猝變家禮輯覽
同春問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月半奠固是大夫禮然平日家廟常行望日叅禮今於几筵豈可全廢惟饌品與朔奠有差如何沙溪曰望奠差减而行之爲可
遂庵曰朱夫子朔望歸奠與家禮有異誠不可知無乃韋齋贈爵至大夫祝夫人從贈三年祭奠用大夫之禮故如此耶若然則不必爲士望奠之證耶答李東
問士喪禮有輟朔奠之文云云成爾鴻 遂庵曰奠則必

留酒果者以其依神也朔奠雖輟糆餠之屬酒果則仍存可也何必幷輟酒果然後方謂之輟耶

俗節別設合設之辨

沙溪曰俗節因朝奠兼上食行之似過盛朝上食後別設無妨 答同春

同春曰上食後別設恐當 答閔維重

尤庵曰俗節重於朔望審矣問解所答恐別是一義也以兼設於上食爲過盛而欲別設焉若以常情言之則別設爲重而合設爲輕今反以合設爲盛恨不得禀質也 答李溿

問問解答同春俗節之問曰云上食後別設酒果數品俗節但言流頭七夕重九等節歟抑並言正朝秋夕寒食端陽四節歟吳益升尤庵曰當如老先生說矣然兼行於上食恐亦無妨也旣云俗節則似是普同言之耳

南溪曰沙溪以爲過盛者恐其同設與朔奠無別也依其說別行於上食後恐當答金栽

遂庵曰俗節因朝奠兼上食是今世通行之例上食後設未嘗聞也答金秀五

發引曰行朔望奠之節見發引條

發引前諸子女別奠當否 同上

葬後朔望奠 見葬後諸節條

祥後行奠之節 見祥後諸節條

父在母喪祥後饋奠當否 見父在母喪諸節條

在外行奠之節 見離喪次諸節條

上食

成服前上食當否

退溪曰上食所以象平時也死喪大變之初死者魂氣飄越不定生者被括哭擗無數此時只設奠以依神則可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以處大變也當是時

生者三日不食亦爲是也而今之儀註於小歛前已有上食之文恐失禮意 答金就礪

沙溪曰五禮儀襲下有始設朝夕奠及上食之文而禮經及家禮則成服之日始設當從禮經 家禮輯覽

陶庵曰成服前上食終恐非時襲奠前用庋閣之義已極精細只當依此而已奉養之具四字未敢知上食之必在其中也 答徐宗華

在途成服前饋奠 見喪變禮道有喪條

上食處所 與葬後諸節條中葬後上食當否條所引檀弓朱子諸說參考

退溪曰今俗殯前設几筵朝夕奠及上食皆行於此

矣儀禮有饋食下室之文下室猶今中堂然則古人設几筵處只行朝夕奠而上食則象平時行於中堂矣此與今制不同未知其上食處以何依神而上食也答趙振

同春曰據禮大斂始有席而無几至虞始設几筵相配下室之禮在於未葬生事之時則其不配設几筵無疑況葬前奠時經與紀明言設席於室奧東面不言設於下室則其以殯室爲主也明矣寧有歸重於下室及設虛位於殯室之理耶答姜碩期

尤庵曰下室燕寢即今內堂也答李碩堅

南溪曰下室即内寢生時飮食有事處也然後世難備此制故乃於靈座前行之亦自有義答文後開

上食時陳設行事諸節

同春問三年内朝夕上食禮無燃燭之節而奠賻儀有燃燭之文退溪先生亦曰上食時廢燭未安而貧家蠟燭實難常繼代以油燈無妨云當依此遵行耶

沙溪曰申生義慶及礪城説錄上

申生義慶曰云云從禮經之説早暗則燃燭旣明則滅之可也○礪城尉宋公寅曰家禮大小祭祀幷無用燭之節而儀禮有質明滅燭之文禮記有

日不足繼之以燭之語以此觀之燭之爲用只以破暗無預於事神之道也

退溪曰上食時只奠一酌可也但朔望則依五禮儀註奠三酌恐或爲宜答金就礪

南溪曰上食用酒雖無明文世人行之已久有不得而廢矣三年內上食乃以象生時爲主當右設無疑答梁得中

沙溪曰代神祭乃盛祭時禮也朝夕上食則不當爲之答同春

尤庵曰進茶後抄飯一節恐是東俗家禮則無之恐

當以家禮爲正人答或

陶庵曰抄飯一節鄙家以三年內象生隨俗行之三年後則不行之矣答李灌

南溪曰上食終始立哭者是也答朴尚淳

又曰奠及上食無論輕重皆當用一再拜之禮答李綖

問使婢僕上食不謹不如不行金就礪 退溪曰此甚未安但亡者或慮其若是而有廢其上食之遺言則只朔望可矣無是而卻廢几筵之奉未可輕議也

上食不用拘忌

南溪曰新舊喪雖不同上食非時忌祭當齋之比則

往返喪家後忝上食恐無大妨答洪重楷

又曰瘧患不可廢饋奠哭泣云云詳見喪變禮染患中喪禮諸節條中饋奠不忌瘧患條

夏日三上食

同春問人或有夏日三上食者如何沙溪曰儀禮註疏有所論

士喪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註饋朝夕食也疏鄭註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註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言亦有日中也或以來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

南溪曰禮無三上食之文獨我國 文昭殿之制如此豈聽松孝思無窮姑遵此制耶栗谷之載于行狀亦非以爲後世法只明其當時自致之實耳答沈倪

值先忌緬禮上食用素當否

愼獨齋曰神道固與生人異但葬前則雖不祭祖先而其日用素似合情禮答崔愼

尤菴曰父母葬前一用事生之禮則其行素之日用素饌於饋奠亦或人情之所宜然不敢質言答或人

又曰先賢之說以爲父歿於祖喪中則葬前用素饌自虞祭以後則用肉饌盖虞以後則神之之故也喪

中尚然況忌日乎 答金淨

問葬日即親忌云云 洪重楷 南溪曰下棺時刻若在平朝以前則自朝上食用肉若在辰巳以後則朝上食用素自題主奠始用肉如何

同春曰喪中歿者祖先忌日恐不必用素 答閔泰重

南溪曰若葬前則雖每忌素饌亦可卒哭後似當用肉饌 答洪重楷

又曰泛言三年內上食之禮則既在虞卒哭神之之後故可以不用素饌矣今此先墓遷改之時則又與常時上食之時有間孝子若有不安之心則當以此

推而上之體先府君孝心而略變其禮恐亦或有其義矣然未見有明文故不敢質言答閔鎭厚

問將行曾祖緬禮而於亡親几筵朝上食當用素饌云云李命載　陶菴曰以生人而體亡者之心雖若不安而葬後則以神事之禮也只當用常饌殷奠亦無可廢之義

發引日朝上食見發引條

葬日値先忌上食用素當否見上値先忌用素當否條中南溪說

虞祭日夕上食見虞條

葬後上食當否 見葬後諸節條

練後上食哭泣有無 見練後諸節條

父在母喪祥後饋奠當否 見父在母喪諸節條

新喪成服前前喪上食當否 廢朝夕哭并論 ○見喪變禮并有喪條

新喪葬前前喪上食用素當否 同上

并有父母及諸親喪饋奠行事之節 同上

私喪中遭 國恤饋奠行廢用素當否 見國恤條

追喪除服前上食當否 見喪變禮追喪條

無後諸親喪撤几筵遲速見喪變禮無後喪條

生辰

同春問先考生日適在季秋欲於三年後因其日行禰祭而第未知三年内設享亦難免非禮之譏否沙溪曰几筵異於祠堂以酒果餠麪如朔奠禮設之如何此非祭禮恐無不可

問三年内遇亡人生辰上食後別設數饌行之何如吳益升尤庵曰恐當如此鄙家喪中象平日饌品稍備而行之耳

南溪曰生辰祭雖曰非禮之禮三年内則又不可不

行其儀倣俗節別設（答沈壽亮）

陶庵曰生朝之祭一日再祭恐近於瀆兼設於殷奠似爲允當（答閔百善）

弔慰

弔時服色（始死弔服見親厚入哭條）

退溪曰古人至以首腰絰往弔今人雜服以弔俗之弊也素冠雖不可爲白衣白帶甚可也（答趙振）

弔時諸節

尤庵問受弔之時迎送之節沙溪曰禮經所論可考

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

寢門外外見人不哭註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
外至內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婦人於適
者固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
顙而不哭也男子於適者之弔亦不出門若有君
命而出迎亦不哭也
沙溪曰問曲禮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則拜賓之
時亦由西階而升降乎今家禮主人哭出西向再拜
賓亦東向答拜所謂西向之位其不在阼階下乎愚
曰按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如初有大夫則特拜
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註即位西階下未忍在

主人位也疏小斂後始就東階下西南面主人位也
又男女奉尸俠于堂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
拜賓即位踊註即位踊東方位疏即位踊東方位者
謂主人拜賓訖即向東方阼階下即西面位又按雜
記曰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入告出
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
註門西大門之西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須
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
也曲禮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以此觀
之始死拜賓在西階下東面而小斂始就阼階下西

面 家禮輯覽

南溪曰以家禮位次觀之客之始至主人當在柩東之位以哭及客哭靈座訖乃哭而出西向受弔然今禮皆不能從從備要位次行之恐不得不然 答鄭尚樸

尤庵曰弔喪時上香自有明文何可闕之弔人時主家炷火則上香不然則亦闕之矣 答尹家

問今人弔喪或立哭或伏哭 黃宗海 沙溪曰當立哭也然從俗伏哭亦無妨

尤庵曰朱子祭延平文有伏哭柩前之語余以此爲據而弔喪伏哭也 答崔愼

栗谷曰今人多不解禮每弔客致慰全不起動只俯伏而已此非禮也弔客拜靈座而出則喪者當出自喪次向弔客再拜而哭可也弔客當答拜（擊蒙要訣）

尤庵曰主人只一再拜自是今人之失今世亦有再度再拜者矣（答尹宷）

遂庵曰拜禮宜從古禮而弔者不應則從俗亦何大妨（答安太興）

問弔喪時主人拜賓則賓或有立而受拜者或有伏而受拜者（金天賚）陶庵曰立而受之爲勝

南溪曰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蓋

古弔禮賓不答拜故也今家禮本書儀有答拜之文楊氏所謂交拜非禮者只以古禮爲主耳答李德明

問甲云凡弔禮尊卑雖不齊孝子必先再拜乙云主人一拜未畢客隨主人互答一拜後一拜亦如之梁處濟

南溪曰凡賓主相拜立定主人先再拜訖立定賓又再拜以答之今俗不知此義賓主皆一時相拜非但弔禮然也是故禮意則甲說固是而行禮則乙說自成必賓主皆知此意相約變俗然後禮可行也

問半答跪還俞命賚

尤庵曰凡拜雙下兩膝而今只落一膝故曰半答跪還每欲以跪字屬上句還字屬下

句看

問跪還成文憲 南溪曰半答其禮故不爲之與拜但跪
而回還也

問鄭註云非親戚來弔則帷中之哭不可云云梁處濟
南溪曰禮無內外皆哭之文鄭說似是惟設奠時必
用女僕則或可從哭以助主人之哀也

弔有哭不哭

問交深者在喪則雖不知亡者弔而且哭可乎栗谷
曰子夏喪明而曾子哭之若哀其在喪而欲哭之情
發則雖哭無妨

問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禮也但生者情厚則雖不知死似不可不哭期蔞頭 沙溪曰死者無分則豈可強意哭之

冶谷曰若與生者情厚如兄弟雖不知死者其父母猶我之父母也與死者如兄弟則雖不知生者而視其子當如己子也其與之哭盡哀以同其戚烏可已

尤庵曰弔生哭死禮經之文甚明其間抑或有稱情變通之義耶第朱受之諸東萊時朱子令致語曰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云而只令展拜牀下郎中公几筵亦以命焚香再拜而已未嘗令哭則

其情文之間必有量度處中之道矣 答南溪

問曾子曰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今或在遠地練後往弔則猶且不哭乎 吳允諧 沙溪曰曾子之說雖如此若情厚者則哭之何害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

問歿者無分拘於生者情厚而哭歿者旣不可只弔生者而不拜死者亦似迫切 蔡徵休 遂庵曰平日與死者不相知則不須入拜只弔喪人何妨

主人與弔者有知不知

問人之弔問也兄弟有知有不知則知者獨可受弔耶抑不知者並可出受耶 李泰壽 南溪曰來客無請弔

知者之意則主家恐難以不知之故先自引入

沙溪曰於死於生者皆所不知之人非爲喪事亦不爲弔慰而來則不必哭也（答同春）

弔內喪（內外同殯合葬處哭拜并論）

退溪曰禮嘗升堂拜母之外不許入今人皆入弔未安（答寒岡）

問平日若不升堂則似不可爲外喪而便入哭於內喪同殯之處如何（姜碩期）沙溪曰內外喪不可同殯入哭與否不須問也

又曰婦人之喪未及升堂者不哭可也鄉人多有哭

之者非是 答黃宗海

問婦人喪未升堂者同姓親非同五世祖者異姓親七八寸入哭與否 異升益

尤庵曰同姓則無問親疏異姓當視情分之如何耳

又曰尹子仁於亡室未嘗相見而亦入哭云此恐忝酌情禮而處之也 答宋奎濂

遂庵曰內喪入哭者雖同姓不可太無限節袒免之外則似未安異姓戚誼若切近則平日雖偶未及升堂入哭有何不可 答宋相琦

又曰婦人之喪雖未升堂情若親戚則弔喪人時哭

之亦何不可 答蔡徵休

農巖曰一家婦女雖平日所不而其喪似須入哭從前於同姓親雖八九寸皆入哭異姓䙪此有間而五六寸則亦宜入哭 答魚有鳳

問內外同殯處云云先賢墓未必獨葬而多省謁 梁處濟

南溪曰同殯則猶同室恐難直行入哭墓則不然比之生人之家家中雖夫妻同處從家外哭拜何害曾見尤庵必便向男位所安處而行拜其亦有義耶

畏壓溺不弔

沙溪曰畏壓溺不弔檀弓有之而不服之言則未之

見若死於兵若赴京溺於海則豈有不弔之理乎 答黃宗海

弔日不飲酒

尤庵曰弔人而不飲酒食肉禮則然矣然情不親厚者則只一不肉亦可耶 答尹案

問親知之喪雖已弔哭有時往臨則不飲酒食肉 答尹案

尤庵曰程子葬父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陶庵曰弔後不飲酒食肉在喪家則固宜如此而若或多日則亦恐未易然勿於有喪者之側可也 答安鳳胤

下棺題主前弔奠見引後至前諸節條

返哭時行弔見返哭條

練祥日弔哭見小祥條

除喪後受弔見祥後諸節條

喪中弔哭致奠并論○見居喪雜儀條

重喪中遭輕喪不能具服者會哭受弔之節

同上

在外弔哭見離喪次諸節條

服人不在喪次者受弔同上

慰疏式見書疏式諸條

奠酹

奠酹諸節

頤庵曰今俗致奠爭相侈靡以爲不若是不足以行禮或有謀諸婦而未易辦則遂不行之惑矣何不烹一隻雞釃一壺酒一哭而酹之靈魂必爲歆享矣

又曰奠禮必用香燭何耶意者一家之人精神相接固無所待矣若其自外來者須憑光氣薰灼之功可通幽明有無之際玆所以用之者歟

問家禮致奠在於祖奠前而世俗皆以祖奠後李南溪曰當依家禮其因事致晩者不在此例

問士喪禮質明滅燭弔者必不於昏夜來哭而炷火燃燭何耶無乃弔者旣已持來故不欲虛其意雖晝亦燃之耶鄭尚樸 南溪曰輯覽之意亦然

問入酹跪酹酹作奠字則不祭於茅而直獻神之謂耶柳貴三 南溪曰入置神位之前當少傾於茅上

問奠用香茶燭酒果註曰有狀或用食物卽別爲文爲文卽別作祭文之謂也只用酒果亦可爲文何必待用食物而後乃爲文耶或人 尤庵曰只用酒果是分不甚厚而循例致奠者惟分厚者然後用食物故亦別爲文也此段之意恐是如此

問入哭奠訖條主人哭出西向云云盖主人本位於靈床之東至是哭出幃外故輯覽圖亦然而至於備要則主人位圖於靈座之東而哭出西向圖於階下恐失照勘崔徵厚遂庵曰輯覽圖似是矣

南溪曰焚祭文雖在儀節若必如此喪家有不見其文者不焚恐無妨盖與祝文有間矣答李行泰

問喪中不可徃哭朋友以文侑奠李時春南溪曰云云見居喪雜儀條中喪中吊哭條

退溪曰既葬後奠几筵三年已過就墓行之云云詳見師友喪諸節條中朋友條

下棺題主前弔奠見前諸節條引後変

太學奠禮

南溪曰奠禮節目中素巾一欵盖儀禮所謂無官云云正指儒士而言第今者學生平日專守　國家格令黑布巾之外無他法服則其不可爲弔服加麻者乃獨可爲素儒巾乎以禮意觀之素巾固當於弔服而以惟　國恤用布裹幞頭之義推之太學生恐與有官者無别况於奠物人員皆必自本館辦送其勢尤碍焉秋淵性傳記太學致奠粟谷時事只有着白團領之說其不素巾亦可知矣與李萬謙

奠賻狀式

尤庵曰禮有讀賵之文家禮弔時讀奠賻狀盖出於此其式略如家禮所載而刪去送上歆納等字則或不甚遠否答朴光一

問狀内不書甲子乎慰人答人亦只言月日而無年柳貴三南溪曰平交降等則禮當減殺故不用年也慰答之只書月日恐蒙此年月之文耳

喪中死者不行致奠見喪變禮喪中身死條

禮疑類輯卷之八

喪禮

葬期

論渴慢葬

退溪曰及期甚當不幸而窮不及期則不得已而至於擇葬若兄弟各拘吉凶久而不葬者甚不可也答權好文

朽淺曰葬月禮文但言自天子至士之月數而違此則非禮也山運之說出於後世術家之熒惑至有緣此而經年者甚無謂也答趙惟顔

尤庵曰未及三月而葬則誠有無故渴葬之嫌而葬踰三月則有明據盖朱子於癸亥三月丁韋齋憂翌年甲子葬于白塔山月則未考雖在其年正月猶十一月矣其葬祝夫人亦在五月之後今日踰期而葬似恐當以此援例而無僭逼之慮答靜觀齋

又曰家禮不問尊卑皆令三月而葬然孔子嘗許貧者還葬所謂還葬入棺後即葬之謂也今以貧殘不得已而葬之於三月之內恐與無故渴葬有異也答洪敺

又曰拘於時日而渴葬者自是違經悖禮之甚者此

何足言答尹家

南溪曰濶慢兩葬其失均矣然其過期者恒多者爲有近於先遠之義而雖古君子亦時不免焉此所以愈於不及者也答金萬增

遂庵曰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宋時國制也故家禮之文如彼而我國之制則不然踰月而葬何妨答宋相允

問大心疚四十日而葬恐爲報葬云云或人陶庵曰云云詳見卒哭條中踰月葬卒哭不待三月條

葬不拘閏月

問人家葬期不可用閏月耶崔有華尤庵曰吉凶大事

不可用於閏月云者非是

問三月而葬王制註除歿月爲三月而今人皆數死月何歟且云大夫除歿月士數歿月三 柳貴 南溪曰除死月數歿月之別以位有尊卑故也然今人不除歿月者恐以後世大夫士之葬不得一用成周之制故此不得獨異而然也

擇地

總論

沙溪曰按風水之說其希覬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盖有合於伊川本根枝

葬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先生與蔡季通預卜葬穴及殁門人裏糗行紼六日始至盖亦慎擇也昔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土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幾得之矣家禮輯覽

尤庵曰朱子說可考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舍宅處便須山水環

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蔽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答尹案

墓地不可倒用

尤庵曰墓地既曰倒用則可見其違理矣況有程子定論復何疑乎 答尹案

問考位先葬妣位後葬而壓在先葬則尤極未安 崔鳳應

陶庵曰壓臨先葬龍尾勿論考妣皆極未安義理

所不安處則寧不葬不可行也

治葬具

穿壙之具

外槨用否

旅軒曰世俗用温公之論者固多矣然用槨古禮不可廢答或人

愚伏曰槨是聖人之制家禮雖用温公書儀不用槨其實所謂灰隔乃今之外棺也今人難得許大好木與其多節而白邊者決不如不用之爲得也盖木雖良終歸腐朽與骸骨相雜且令壙中寬廣不能牢固

然則雖有良材不如不用矣況合兩棺於一槨之內則其占地尤爲寬大使壙中虛曠易於摧陷豈非可慮之大者耶隔板用灰之制雖出於近代而石灰之堅完精緻比石槨片片相合者不啻過之以此附棺有何小欠於孝子必誠必信之心乎 答鄭榮後

尤庵曰朱先生旣主不用槨之說而有灰隔之制鄙家遵用之矣 答尹案

南溪曰外棺鄙家亦有先戒近方酌用薄板 答朴鐔

又曰人有葬父母或不用外棺者其子不敢變命不用槨此則情禮固當至孫曾以下欲世世守之恐太

泥或用椁而稍殺其度爲合宜否與尹拯

隔灰諸具見穿壙條中諸條

發引之具

翣

問翣制云云申湜沙溪曰旣曰如扇而方則高廣皆二尺欲使縱横正方而只兩角高四寸而已今若圓曲而下自其斜鋭而謂之角則果可謂方乎

同春問翣扇似當用造禮器尺而其高出於棺上似不穩勢當用周尺沙溪曰用周尺似可

問亞翣雲翣云云圖式各異家禮五禮儀有三角丘

氏儀節兩角尖喪禮備要兩角方云云蔡休徵遂庵曰
兩已相背取其方也此乃黻翣俗傳爲亞翣畫以雲
者飾也家禮圖出於元人之手不可從從備要兩角
爲得

愼獨齋曰用數多寡貴賤不同而今之大夫皆得用
四未知合於禮否也位至宰列可謂大夫雖得大夫
告身豈可用大夫禮也答崔碩儒

南溪曰士者乃上士中士下士之稱本非無官職者
所可得之然禮窮則通只當攝用雲翣而俗人不知
其不敢擧用黻翣甚無謂也答申佾

尤庵曰翣扇士之用四恐是僭也答柳僖

陶庵曰士用雲翣二自是不易之分世俗之用四僭也何可效尤也答李命元

功布

問功布之功字兪命賚尤庵曰謂大功之布也

又曰功布不見於家禮正文而附註有之是出於古禮也盖行柩時執此以爲抑揚左右之節未見用二之文未知丘儀據何書而二人各持也答閔元重

問功布或埋或焚黃有一西厓曰功布焚之稍穩

挽辭

非時不請挽弁論○國恤中私喪挽辭見國恤條中私喪葬禮諸節條

退溪曰廣求虛誇則非不然用之何害況今用者多而不用者罕乎 答鄭崑壽

尤庵曰挽詞朱先生多有爲人作者此未知先生自製以誄人耶或自喪家請之耶未有所考 答李箕洪

南溪曰挽詞出於後世非禮經所存若非朋友叙哀則不必用 答崔瑞吉

遂庵曰送紙請挽禮文所無不爲之可也 答金龜瑞

問云云 成德朝 陶庵曰云云 詳見喪變禮被罪家喪禮諸節條中請挽條

方相

同春問方相魌頭狂夫爲之何義沙溪曰諸家說可

考

集說軒轅本記云帝周遊時元妃螺祖死于道因置方相亦曰防喪盖始于此○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註鄭氏曰熊之爲物猛而有威百獸畏之蒙熊皮所以爲威金陽剛而有制用爲四目以見剛明能視四方癘疫所在無不見也玄者北方之色天事之武也朱者南方之色地事之文也以玄爲衣所上者武以朱爲裳輔之以文執戈擊刺揚盾自衛凶事多邪慝乘之○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

註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方良罔良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葬則用木石木石久而變怪生故始葬則歐之亦壓勝之術○風俗通曰周禮方相氏入壙驅魍像魍像好食死者肝腦人家不能當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魍像畏虎與栢故墓上樹栢路頭立石虎○魌頭會通鬼首也亦方相令逐儺有魌頭○狂夫爲之方氏曰狂疾以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

尤菴曰方相周禮曰四人又曰大喪先柩大喪君喪也君喪四人則臣下二人可知 答尹案

遂庵曰方相氏掌魌頭之屬似是官名直以鬼服之人爲方相氏果誤答蔡徽休

窆葬之具

豐碑轆轤

南溪曰豐碑固爲天子之制司馬公乃有有勲德者豐碑下棺之說其來已乆答朴鐔

問備要窆條曰用兩柱轆轤極便好而檀弓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窆公肩假曰不可其不可之說是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也若是則備要轆轤之訓何歟權鏔南溪曰檀弓之說雖如此豈以後世或多通

用者故備要之說云然耶

玄纁

愚伏曰贈幣當用玄六纁四但禮有貧不能具則二者各一亦可之文尋常以太薄爲歉思欲就其中用三二之數讀禮記得一明證有曰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長尺廣終幅註云譏其不用制幣也所謂制即指丈八尺而言也但譏其短狹而不譏三二之非禮心竊喜之故葬子時用此數而制用各丈八尺盖出於貧不能具禮非有他意也尺非周尺乃造禮器尺

答盧峻命

南溪曰後世尺本甚多然玄纁之本出於儀禮儀禮時豈有所謂三司布帛尺造禮器尺等制耶以此推之恐當用周尺但周尺家禮與備要不同而備要實出於五禮儀似當從此也亦以家禮尺太短難用故耳答金南烈

下帳

尤庵問下帳之義沙溪曰下帳者恐是對上服而言也如公服靴笏幞頭襴衫在身上之物故曰上服牀帳裀席倚卓在人身之下者也故曰下帳看下劉璋所引温公喪禮陳器篇說則可知矣退溪之意則以

爲當下之帳恐未然鄭道可問下帳置之不敢知愚
答之云云道可曰來教得之
綱目周主贇造五后下帳註山陵中便房所用自
居上帳五后居下帳 上帳下帳之說當考

明器

退溪曰明器古人亦有不用之說恐致壙中空濶且
無益故也然制禮之意云不欲致死之故用平時之
物不當致生之故具而不可用其義亦甚切至而精
微略用而別作便房以掩之恐無不可也 答李楨
尤庵曰朱子曰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不足明

器卽其一也夫車馬等三十事腐朽之後空虛成坎虫蛇居之且妨牢固之勢朱子之不用似出於此也

答 朴銑

問明器下帳禮家雖有不必用之說而全然不用亦欠存羊之意故前喪只略用明器下帳矣然朱子以爲某家不曾用今欲依此不用如何 李選 同春曰明器用亦可不用亦可然依前喪所爲而爲之如何

筲

問家禮筲註竹器五以盛五穀云而旣夕禮筲三盛黍稷麥云云 姜碩期 沙溪曰家禮與儀禮果不同可疑

五穀之名見孟子註以此用之如何

孟子註五穀稻黍稷麥菽

誌石

陶庵曰婦人誌石之盖夫在則書夫之姓名夫亡則云某公而不書名者夫在夫爲之主自書其名於妻之誌盖無不安之義故書姓名夫亡則子爲之主爲母誌而書父名有所未安故只書某公而不書名即不敢援尊之義也然誌者所以志其爲某墳而傳示於永久之計也所重有在雖書父之姓諱恐亦無妨執兩而擇定如何答崔鳳應

題主之具

神主總論

問古者大夫無主或曰有主 李惟泰 沙溪曰諸家說附見于左可參考也

通典後漢許愼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 祏主也言大夫以祏爲主 又公羊大夫聞君喪攝主而往 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祭 皆大夫有主之文自天子及士幷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惟

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記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士虞疏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開元禮四品以下無主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文有者爲長歟○程子曰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白屋之家不可用

又曰大全不當作下自註有官人自作主不妨云盖朱子之意乃爲主式元非國制本無官品之限雖子孫無官不必遽易祖先已作之神主但繼此以往當作牌子而不作神主有官者自當作神主云歟家禮輯覽

同春曰有官人自作主云云上愼獨齋與沙溪說同

主材用栗

沙溪曰三代主木之不同亦以其土之所宜歟家禮輯覽

退溪曰取其堅實別無其義

櫝

旅軒曰櫝式家禮作主註說下朱子不明言其制而止云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則無所謂盖坐之式矣卷首圖乃出他人之手而其說曰今以見於司馬家廟者圖之云則恐不是古來正式不可易之制也而朱子旣謂櫝且容一主則不宜其內又有容一主之坐

也答或人

沙溪曰愚按坐式與兩牕櫝卷首有圖故後人有俱用之者有用坐式者有用兩牕櫝者不能適從余嘗以爲疑頃年偶得南雝家禮始知坐式司馬公家廟所用兩牕櫝韓魏公所用今於諺解圖分明書之如何僕之意非欲必去之也朱子之意以爲坐式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公之制也近世礪城尉宋公寅不知其義廢坐式專用兩牕櫝只於出入時用坐式此非家禮本意也答申湜

尤庵曰櫝坐式之制老先生所答申知事者心常疑

之家禮圖所謂坐式者對盖式而言也坐者其底之
坐主者也盖者自上韜坐者也所謂式者猶云制也
本非名也猶曰坐之制盖之制云爾合坐與盖則是
櫝也非坐與櫝爲兩物也故坐盖圖右題以櫝字此
可知也其下兩牕圖上又別以櫝字爲題是坐盖者
櫝也兩牕者亦櫝也何以有上下之別也其制異故
也家禮治葬章所謂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氏之
制云者指其上條所載司馬公府君夫人共爲一櫝
之說也其所謂制者非謂櫝制而言也盖坐盖之式
豈不容二位三位兩牕之制亦何妨於止容一位也

今問解所答中公問謂朱子之意以爲坐式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公之制云其上旣云坐式司馬公家廟所用云而其下所云則似以坐式爲非司馬公之制上下自相逕庭且所謂朱子之意云者似不如是竊恐當時偶失照勘也盖坐式之式字必非其名非以爲名者也且所謂坐式者非可以單言者特以對盖而言者也而南氏雖誤以坐式名之而後世因襲如此非但失司馬之本意亦非卷首圖之本意矣但卷首圖旣以坐盖爲櫝於兩𥨊亦只下櫝字無有主客之辨故見者於盖式只見有盖式字

而不察其上以櫝字大書以爲題目而於兩𢙣之上
乃察其櫝字之題遂獨以此爲櫝若使作圖者於其
兩𢙣之上題曰兩𢙣櫝云爾則其上所謂坐盖者正
是櫝而此亦爲別制之櫝矣如是則主客分曉而上
下相足矣若如鄙見而坐盖果是櫝則兩用馬韓之
制者是入於櫝而又入於櫝也似非司馬及朱子之
意也如何答李選
又曰要訣之云恐非謂旣安神主於盖坐而又以安
於櫝中也似以爲只以主身安於櫝中及至忌祭出
主之時始以盖坐奉安主身而出云耳又見先師記

礪城尉用兩牕櫝至於出入時用坐式云云無乃當時俗禮如此故要訣亦因之耶然要訣立文必明白通暢使人易知而今此奉神主盖坐云者似甚硬澁故每疑神主下脫一于字未知然否第又記申知事說則以爲旣置之坐式復安之櫝中藏之謹密愈見其貴重云云要訣之意亦或如申說而所謂奉神主盖坐云者謂是奉出安主之盖坐於櫝中之意耶是未可知也除是俱非家禮本意其純用家禮者恐無如備要之制也答朴尚玄

南溪曰家禮有櫝韜藉式及櫝式前所謂櫝卽坐式

盖式而出於司馬温公家後所謂櫝即兩窻櫝而出於韓魏公家家禮所謂櫝果指何制然書儀之說朱子引之則共爲一櫝潘氏引之則曰共爲一匣皆爲家禮所本以此推之家禮雖不言櫝制如何其非兩窻櫝而自爲坐式盖式較然甚明

韜藉

旅軒曰韜式本圖下說謂式如斗帳頂用薄板則似是四隅有細柱着于其頂之薄板然後以色帛周繞合縫於其後則其濶必弁容其趺者也而今俗不用頂板但造帛帽或有只容其趺上之身者或有上狹

下廣二依神主之像而用者此在取用之如何耳答或人

沙溪曰圖式圖註合縫居後之中稍留其末不縫者欲令幷韜其趺也今人或有只距趺面而不幷韜者恐非也家禮輯覽

同春問韜藉之制不見於家禮本文云云沙溪曰朱子大全李堯卿書云考用紫囊妣用緋囊此非韜制而何其制本出温公書儀云

又問韜藉世人所用其制不一或與主身齊或與趺方齊何者爲得沙溪曰本註旣曰式如斗帳頂用薄

板云則其制可想并韜趺方爲是本註所謂與王身齊者當通趺方所植看藉方闊與櫝内同疊布加厚褁之以帛考紫妣緋

又問考紫妣緋何義沙溪曰集說中有所論可考也馮氏集說曰古人重紫輕緋故有此分今 國朝玄黃紫色不可僭用韜用紅羅當遵從之又云宋常朝公服一品至三品服紫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云云○小學註三品應服紫五品應服緋云云 尚紫非古乃唐俗也而先儒用之者姑從時俗耳

尤庵曰韜藉本出温公書儀李堯卿以問於朱先生

而先生無答語亦不著家禮雖不用可也（答韓如琦○下同）

又曰韜藉緋紫雖是門人所問而朱子旣無是非之語適用恐無妨也

問聖人不以紅紫爲褻服而神主韜藉或用紅羅或用紫緋（金光五）遂庵曰韜藉元非古制凡俗習異於聖訓者奚但此一事而已聖人復起必有所釐正

成墳之具

石碑（碣銘并論）

陶庵曰按家禮墓無他石物只有小碑後人尚文必欲侈大而後已故貧不能備者只設床石等物而碑

則闕焉甚失輕重之義今之竪碑者只當依家禮立

小碑其他石物徐圖亦不妨 四禮便覽

問立碑註石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何義 俞命賚

尤菴曰石面之闊一尺二寸則其厚當爲八寸也

南溪曰兩位表石右書府君左書夫人當如神主之制而世人或多用順書之制未知孰是夫人位之墓二字不必書只書祔以別正位似可 答柳貴三

退溪曰雙墓表石今人率用一件恐不違禮 答權好文

尤菴曰夫與元妃合葬于上繼妃祔于下則表石當立于夫而書曰前妃某氏祔左繼妃某氏祔下云 答南

溪

南溪曰未復官之人題主稱及第乃我國通例也墓表恐無所異至於稱號或是非常調者不得已爲之事似難爲法答朴泰崇

問有人爲親屈意赴擧專用力於學問上及其歿也士友嗟惜稱以處士則於其表石書以處士無害於禮意申光彥

陶庵曰亡者有實行當書以處士而或不厭於鄉黨公議則所以尊之者適所以誣之此不可不審愼

尤庵曰內喪表面之題竊覸朱子立言之意有官者

姓名下某封即無官者妻字之換稱也以俗見則書以某人妻某封某氏似可而朱子之意則是疊稱也如何○嘗見成東洲自寫其内表則云嗚呼有明朝鮮昌寧成悌元妻恩津宋氏之墓東洲是有官人而如此書之未可知也答閔維重

又曰婦人墓表不書鄉貫自有家禮之文而我東未變胡風娶於同姓故必書鄉貫略似有別而遂以成俗故雖非同姓而亦書之者多矣答尹家

石物墓前立石及樹栢之義見方相條

沙溪曰按術家禳鎭法凡人家中有喪服不絶者以

石九十斤埋於良上大吉所謂鎭石疑亦此類歟家禮輯覽
尤庵曰床石非禮文所設也其所謂席者則設饌之席也答鄭纘輝
問石人望柱家禮無大明律始有分等定制若此之嚴而備要不言士庶與否又添床石階砌石及夫魂遊石香石今俗亦頗用之何也竊恐其中所謂床石香石只是床卓之類則豈千秋萬代長對不輟之理乎尤可疑也崔瑞吉
南溪曰墓前石物漢唐以下公私通用然愚意此等處當以家禮爲正

尤庵曰術家禳灾法家中喪服不絶以石九十斤者埋於艮上大吉此所謂鎭石也退溪曰如今動土防災墓石用之以禦鬼(答兪命賚)

問時祭忌祭二卓各設而合墓或雙墳則床石無各立之事云云(趙觀彦)遂庵曰墓前各設床石深得禮意但人家事力難行惟在自量

又曰尤庵先生欲設二床石於先世山所而同春先生不許故終用共一卓制(答李光國)

祠后土(告先塋見合葬條)

祠后土諸節

同春問祠后土設位云云沙溪曰只設虛位而已禮不言設倚卓也同春追後所錄曰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云據此祠后土設倚子似可更詳之

又問開塋域及葬時后土祠或豐或簡何以則得禮之中歟沙溪曰某家用盛饌未知果何如也

問平土後祠后土禮酒果脯醢而已題主奠則仍舊饌斟酒而已俗人專力於玆二者云云今欲一從禮文則衆必駭之文後開南溪曰祠后土題主奠鄙家一從禮文今於來說不敢云云

遂庵曰備要從家禮云告者吉服圖所謂吉冠素服

恐失照勘答崔徵厚

問祠后土時執事以東爲上何意黃宗海沙溪曰以曲禮朱子說及諸儒所論推之似當西上東上未詳其意或云儀禮筮家命筮者在主人右註命尊者宜由右出今東上本於此耶

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朱子曰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陳安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温公曰神道尚右

同春問家禮后土祀無焚香一節后土地神故只求之於陰而不求之於陽義似如此而喪禮備要祠后

土具有香爐香盒何歟沙溪曰考家禮不言上香只酹酒無乃有意耶丘氏儀節及家禮正衡皆有上香之禮故備要因之未知是否

問后土祭家禮無酹酒而儀節有鄭崐壽退溪曰從朱子

南溪曰家禮雖無香案儀節添註載於備要用之亦無妨答權鑽

祝文

問祠后土祝文朱子家禮稱后土氏而瓊山儀節據大全集稱土地氏鄭崐壽退溪曰當從朱子家禮

問瓊山曰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似僭云云姜碩期沙溪曰丘氏似僭之說似然吾嘗據大全改稱土地之神退溪尊家禮亦有意

南溪曰后土之稱必改作土地乃儀節之失而備要踵之盖大全山神則仍稱后土家神改稱土地丘氏誤見遂以后土爲土地此則依家禮爲宜答權鑌

沙溪曰開塋域與葬時祠后土祝辭或稱姓名或稱封諡前後不同必有其義而未可知也或云禮引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易名以諱故不稱姓名歟未知是否○答同春

尤庵曰恐是偶然闕文初告時只稱某官姓名再告

時稱某官封諡此封諡字恐於初告時亦爲闕文也若以爲神道已於初告領會故後不言姓名則此封諡初不欲領會而必欲於再告時領會何也此等詳略古今經傳多有之或以互見或以相證皆不可知恐不可容易斷定也 答洪聖休

國恤時祠后土 見國恤條中私喪葬禮諸節條

穿壙

灰隔之制

問作灰隔 權好文 退溪曰此當與下文加灰隔內外盖處通看方得其詳盖此所謂灰隔非今人所用之灰

隔也家禮不用外槨而顧多用瀝青故别用薄板權爲外槨之形姑去其盖板而塗瀝青於其地板與四周以此代槨而安於壙底炭灰之上乃下棺於其中正如下棺於槨中也然後始用今所用灰隔而下灰隔依今下灰隔之法轉轉築上及隔之平而止則其狀亦如槨外用灰炭也於是方加此隔内外盖其内外盖之制及所用先後節次家禮詳之可考而知也盖無槨則瀝青無所用於塗故爲此制專爲用瀝青設也故此灰隔者所以隔灰與瀝青也今所用灰隔者所以隔灰與炭也今人未有無槨而葬者其用瀝

靑又不如家禮之多而只用於外槨之外則無所用於此灰隔爲也不知者乃以今之灰隔之制解此灰隔之文牽强乖謬由不致詳於上下之文故耳

西厓曰今人用槨又不用炭屑則薄板誠無所施今於下外棺之前先用薄板如槨之狀四面實以三物而堅築旣畢抽去其板始下外棺當中四隅有空分或一寸二寸其間以蚌粉松脂灌之凝結如槨然後又下棺於槨內加外蓋又以蚌粉松脂灌於四面及上相合爲一無有罅縫始以薄板一葉加其上以隔松脂然後實以三物而漸築之庶幾不戾於古人之

法而有益於永久之圖矣

和灰法 油灰用否并論

西厓曰灰三分沙土各一分使灰得土而粘得沙而堅此家禮所定也朱子後論此則以爲當但用細沙和灰黃土引木根不可用云然灰沙皆是燥物無液終難粘結恐當以家禮爲定若疑其引木則黃土比細沙略減分數用之無妨且將三物篩去雜物後又斗量相雜重篩如醫人劑藥篩末之法則灰與沙土多少均適無偏多偏少之處矣

又曰淡酒用以灑灰堅實者也然近人有遷葬舊墓

者多言開壙之後尚有酒臭灰不凝硬虛軟無力以
此知用酒灑灰有害無利惟用榆皮汁和灰堅築者
實皆凝結如石云淡酒雖在禮文今懼不敢用只從
俗用榆汁代之
愚伏曰聞人葬時灰三斗和細沙三斗黃土二斗而
用之改葬時堅硬難劚盖沙本石類與灰土相乳入
多用之則尤堅實理固然也
退溪曰此間士人曾有欲純用油灰者滉意朱子既
有瀝青無益之說而只用沙灰云今若用純油灰漸
以成俗則貧者力不辦恐有緣此而葬不以時是自

我開弊也答李檟

又曰棺槨之間用石灰見家禮註然妄意少用則無益多用則又須槨大槨大又須壙大皆家禮所忌恐不用爲宜也答金就礪

松江問欲用油灰如何油待陽而乾冐陰而濕十丈黃泉豈有陽曝而油乾之理乎家禮亦用油灰其意如何龜峰曰油灰旣非古禮又典賣家産以成之亦非古禮也莫如不用

沙溪曰昔年先墓多用油灰於外槨與三物灰之間又慮外槨天盖上三物不得堅築復多用油灰使人

踏之也答同春

用地灰

愚伏曰今人於壙底多不用灰而其說有二一則曰隔斷土脉吉地無應此則術家無理之說不足置疑其一則曰濕氣壅鬱令槨易朽此則理或有之故孝子之心不能不以爲疑今按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蜃註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槨先塞下以蜃禦濕也疏未施槨前已施蜃灰於槨以擬禦濕也據此則古人於壙底固已用灰矣夫濕氣在土由下蒸上築灰於底使不親土乃所以禦濕

也今不慮此而乃憂在內之氣壅鬱而成濕不亦顛乎

尤菴曰棺底築灰乃家禮之文朱子豈不明知其利害而以誤人耶木根深入而遇石則從下逆穿者多見之矣大抵爲死者爲久遠計者不厭其固密也(答申啓澄)

南溪曰葬禮不用地灰之說固以近世風水家法不免如此只當斟酌用故制而已(答柳貴三)

炭末松脂用否

西厓曰炭雖能引濕亦能含濕未見爲利然古人用

炭以爲炭乃死物能禦木根避水蟻以此觀之則其
用炭之意深矣更詳之
又曰松脂之用我國人亦多異議人言見遷葬者松
脂灌在棺槨間者悉皆融爛僅如豆粥少間見風日
還凝別無利益云豈隨處土品有燥濕之異而然耶
假令不至堅結如石終是辟水有功似不可不用
尤庵曰炭末死物無情故木根不入古人用之者以
此也然人家遷葬時多見木根貫穿無異土肉備要
不用之說或以此意耳 答成晩徵
又曰茯苓琥珀程子說也南方蟻房朱門語也然其

利害隨地而異矣愚意以爲人蔭爲土自是道理果若骨肉與松脂溶化爲茯苓琥珀千萬歲後爲人取爲藥料則大不便矣愚所目覩則先師文元公之葬用松脂矣棺與松脂之間一二寸許而其間容翣扇矣及遷改時見之則松脂濃化含翣扇而著於棺墻文敬公不復用矣答朴銑

外槨用否 見治葬具條中穿壙之具條

啓殯

遷柩啓殯時奠告服色諸節

問因朝奠以遷柩告凡奠皆言再拜盡哀此獨言盡

哀再拜 柳貴三 南溪曰豈以將遷柩而葬哀戚益甚故立文異於常奠先哭而後拜耶

沙溪曰按今人有塗殯者則當用古禮奠如小斂 喪禮備要

南溪曰士喪禮啓殯丈夫髽散帶垂疏曰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髽皆當小斂之節今於啓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也 答柳貴三

問遷柩時已除服者將何服色而臨之 姜碩期 沙溪曰云云 詳見喪變禮過期之禮條中過期不葬者期功諸服變除條

問小斂條同五世祖者皆袒免自啓至葬以何服飾

而臨之耶（姜碩期）沙溪曰無服之親禮不言服飾但只着弔服而已

啓殯後復成殯散垂復絞

愼獨齋曰啓殯時散垂葬後乃絞是禮也今此發引到山所葬期尚遠勢復成殯以待葬期則似當殯後復絞此雖無古禮勢不得不如此爾（答申叟）

發引後再啓殯時告辭

問破殯之日遣祖奠既不可行則別無告祭節次耶（裵尚龍）寒岡曰儀節家禮有返葬節次可參考也然今則禮變事異似當別撰告文具由以告也

啓草殯至葬時諸祝辭見喪變禮草殯條

朝祖

總論

南溪曰祖者本是祖考之祖通於祖先之祖所謂朝祖本士喪禮文古者官師一廟適士二廟皆止祭祖而已故曰朝祖今雖上朝高曾不必歷數而稱之此家禮無變辭之義也答李時春

問朝祖時旣是同宮則宗家家廟不行之否元夢翼南溪曰朝祖士喪禮曰祖王父也疏曰其二廟則先朝祖後朝禰今旣以同宮行禮則依此處之似有所據

尤庵曰祖廟若在一村而生時出入拜謁則今何可不朝也（答朴光一）

又曰古人謂廟曰祖雖繼禰之廟亦可謂之祖矣婦將襄葬而何可不辭於舅姑乎（答李碩堅）

寒岡曰如别有禰廟雖有祖廟恐當朝于禰廟（答盧亨運）

朽淺曰母柩之朝于考廟雖異於朝祖二字恐不違辭尊之意（答或人）

尤庵問朝於夫之几筵云云愼獨齋曰來示得（詳見喪變禮并有喪條中并有父母喪朝祖時朝几筵條）

朝祖時諸節

退溪曰朝祖丘氏謂人家狹隘者奉魂帛以代柩屋宇寬大者宜如禮此論得之答金就礪

朽淺曰銘旌魂帛之先後朝祖發引之不同以意推之在途則表其某人之柩者爲重故先銘朝祖則無此意而魂之向廟者爲重故先帛耶答趙惟顔

沙溪曰按旣夕禮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註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兩楹間象鄕戶牖也疏鄕戶牖則在兩楹間近西矣家禮輯覽

退溪曰儀禮將啓殯設奠具於廟門外及朝祖又云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及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質

明徹乃奠古禮如此故文公家禮有設奠之禮而瓊山則務簡旣以䰟帛代柩幷此禮去之凡朝祖所以象平時出告之禮前奠之隨柩來奠者奠所以依神無時可去故耳非爲朝祖設也故文公存之其别爲設奠則平時出告未必皆有酒食之事故文公去之若瓊山幷去二奠則無乃太簡乎儀禮雖别設奠猶不奠於祖禰者死而辭去無取於奠獻之義也亦無焚香再拜之文盖靈柩辭廟喪者不可代行也答金富仁

沙溪曰儀禮疏云設奠如初東面也者謂如殯宮朝夕奠設于室中者從柩而來此還是彼朝夕奠脯醢

醴酒據中東面設之於席前也觀此可知其如初之義而所謂東面者亦據特牲少牢設席于奧東面而言也答李惟泰

問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柩旣北面而朝故謂之神不西面耶神旣北面則東西宜若不異而乃謂東非神位而必設於西何義李惟泰

沙溪曰儀禮本疏細考之可知其義

儀禮本疏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者謂不近柩設奠若近柩則統於柩爲神不西面故不近東統於柩前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

不西面可知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者此亦據神位在奧不在東而言也小斂奠設于尸東者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大斂以後奠皆設于室中亦不統於柩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之處故也

南溪曰朝祖代用魂帛云云然則魂帛在柩位奠亦從柩西東向之制答崔補

沙溪曰燃燭爲日暗取其明也朝祖卽於朝奠後行之日暗則燭以明之日明則滅之可考於儀禮耳答同春○下同

既夕禮朝于禰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又曰質明滅燭疏自啓殯至此時在殯宮在道及祖廟皆有二燭爲明以尚早故也今至正明故滅燭也

又曰生時出入經月而歸則并開中門以此推之朝祖時似當闢門但禮無告辭當闕之

陶庵曰家有喪已告廟矣朝祖時不必別有告辭答全汝性

退溪曰儀禮朝祖正柩于兩楹間主人陞自西階柩東西面此非變服而入也蓋凶服不可入廟指他祭

及他禮而言也若朝祖之時柩尚入廟何凶服之不可入耶答金富仁

南溪曰士虞禮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註虞於寢祔於祖廟然則杖猶入廟可見但不升於堂而已圖式輯杖之說甚詳而不及朝廟又家禮所不言似當循用常例也答李涬

異居難行朝祖過宗家朝祖并論

尤庵曰宗家遠則朝祖不得已似當闕之矣若以最長房奉曾高神主則此禮何可不行乎答康用錫

又曰異居者朝祖竊恐難行具由并告於廟與柩意

甚宛轉周詳矣然若有義起之嫌不敢質言（答南溪）

南溪曰朝祖一節實不可已雖難奉喪以行臨時祝告無疑第古人亦無言之者似在更詳（答趙得重）

遂庵曰老先生殯于興農發引前夕奉柩朝于蘇堤可以遵行耶（答安太興）

問支子喪宗家稍左其葬也在於宗家至近處則行喪後或始可朝于祖耶（尹湛）陶庵曰葬地雖近於宗家行喪後追行朝祖之儀有違古禮本意不可以私見創行之

問朝祖一節衆子別居者恐行不得但前頭發引當

過宗家洞口近處或暫爲回柩向宗家以當朝祖之意則如何李選同春曰所示實有哀痛惻怛之意雖無於禮亦何所妨若所經稍遠則恐不必然
朽淺曰云云若在同里則雖難奉柩依丘禮以魂帛直至廟前而朝之可也過門駐柩無爲苟且耶答或人
庶母出繼子出嫁女無朝祖之義
問庶母朝於夫廟恐無妨愼克泰陶庵曰朝祖恐涉僭不敢爲也
又曰出繼之人於本生祖廟已是族孫似無朝祖之義答李命元

又曰適人者歿於歸寧之時則於本家似無朝祖之義答李師範

遷于廳事

導柩右旋之義

同春問導柩右旋者何義沙溪曰此可考旣夕禮也旣夕禮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旋出疏曰右者亦取便也

停柩處移動之節

南溪曰初喪殯于中堂今自廟當遷于外廳以示卽遠之義而人家未必有中外兩所若是初殯於廳事

則其勢只得還于舊停之處略加移動云爾此乃儀節之意而備要引之也答鄭齊斗

祖奠

祖奠之祖字

同春問祖奠之祖字沙溪曰禮經與諸家說不同當參考

儀禮旣夕禮有司請祖期註將行飮酒曰祖祖始也疏死者將行亦曰祖○檀弓祖者且也註且遷柩爲將行之始○漢書臨江王傳黃帝之子累祖好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爲行神祖祭因饗飮

也○白虎通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註祖者徂也卽行之義也

祖奠時位次

沙溪曰或問祖奠時主人以下位次及車所向愚答曰按旣夕禮乃祖註還柩向外爲行始疏踊襲少南當前東註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東南（東東棺於柩車）疏經云少南鄭云則當前東南者以其車未還之時當前東近北今還車亦當前東少南以此推之可見（家禮輯覽）

祖奠夕上食不可兼行

沙溪曰夕上食後設祖奠而兼行夕奠爲是以厥明徹祖奠之文觀之可見 答同春

尤庵曰日晡是常時夕食時故今人多兼行夕上食然旣曰饌如朝奠則非上食之比而厥明又曰徹祖奠云則豈可以上食而經宿乎至於遣奠之時又不必與上食相値故其下發引註別有食時上食之文恐當各設也 答南溪

自外返柩時祖遣奠 朝祖并論

愼獨齋曰亡人雖是京洛之人旣以扶餘爲家自京發引來于扶餘則似不當設祖遣之奠至家徃幽宅

之時乃可設也（答申叟）

同春曰自外返柩之禮行日但設朝奠至葬乃設祖遣奠司馬所論與丘氏儀節皆然但此謂喪發於逆旅歸殯於本家者也今日令宅形勢異於此官次非逆旅山所非本家而況今幽明南北之行相分於此則祖遣奠皆行之於此以送之翌日只告辭而行之無乃爲穩耶若然則似當於祖奠時具由告之（答李㝡）

遂庵曰婦人以夫家爲家返柩於家行朝祖及祖奠遣奠禮當然矣若事勢罣礙自清州直往山次而路出去家不遠地則暫時停柩奉魂帛至家行此三節

而後上山亦可矣○今聞將直到山下村舍而與本家亦近若爾則成殯後奉魂帛朝祖祖遣之奠行於山所殯次似宜矣答朴振河

陶庵曰適人者歿於歸寧之時若遷柩殯於夫家則遣奠當於夫家啓殯時爲之或直向葬處則雖於本家設行遣奠何嫌之有答李師範

祖遣奠不可再行

問自家發引又成殯于他所葬時又發引祖奠初雖已行又不可廢乎崔碩儒　愼獨齋曰初已行之則似不必再行也

牛溪曰遣奠行於發引之日以離乎家而人道盡矣雖到稍久而葬不可復行也答韓瑩中

陶庵曰遣奠終無再行之義停櫬雖是故廬旣於考終之本第行得祖遣無論久住與乍住均是逆旅只當用告辭而已答李命德

遣奠

遣奠諸節祝辭幷論

南溪曰所謂內遣奠者曾所未聞其爲非禮明矣答李綖

又曰特言有脯者申明此奠必不可無脯之意盖將

徹納苞中故耳今既不用苞則只設之而已答申僩

尤庵曰小斂乃奠條云祝焚香洗盞斟酒其上設奠條云此一節至遣幷同據此則其有焚香之節明矣於奉魂帛升車則與設奠異故特言焚香返魂時不焚香豈以已葬之後故其禮漸殺耶答韓如琦

沙溪曰遣奠雖無哭拜之文豈有設奠而無哭拜乎蒙上文故不言從儀節行之可也答黃宗海

問申氏備要遣奠祝下註旁親則不用永訣終天一句云朱子於蔡季通祭文亦用此語旁親用之不妨

沙溪曰來示然

問永訣終天之語亦可用於妻喪乎李君顯寒岡曰此是泛然告訣之辭用恐不妨

南溪曰終天之語雖非父母喪無所妨答李啓晩

陶庵曰神道依於飮食孝子之心雖須臾之頃何忍使神無憑依之所乎或問於曾子曰旣奠而包其餘猶旣食而褁其餘君子旣食則褁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旣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以此觀之其意甚微恐不可全廢世之好禮者或有褁遣奠餘脯納于靈車而行者此雖涉於義起而盖原於徹

脯納苞中之禮從之恐亦無妨耶（四禮便覽）

遂庵曰遣脯到山次設奠時去之旣不用苞則便同他奠之退物區處何難（答宋相琦）

問奉魂帛升車焚香（閔元重）尤庵曰此恐於初升車時焚香而已未見道上連續行之之義也

自外返柩時遣奠（見祖奠條）

遣奠不可再行（上同）

發引

發引之具（見治葬具條）

陳翣

尤庵曰古人設翣之意欲使人勿惡喪柩也輯覽及
備要圖使人執之於轝傍丘儀之行於功布靈車之
間者似無義意矣其揷於大轝者似出於乡之人而亦
不失本意矣 答閔元重

南溪曰翣當𢿄在前雲在下 答俞得一

發引日朝上食行朔望奠之節

南溪曰家禮發引時不言上食似以食時喪雖在塗
自當停柩設行故也今俗欲便於行喪當曉必上食
而後遣奠甚失奠食之序也 答李綖

又曰或拘於事勢則行上食於遣奠之後或兼遣奠

設之猶不失其先後之序上尤庵

尤庵曰家禮發引條有朝夕奠食時上食之文據此則處此無難矣答吳益升

陶庵曰云云路中停柩處上食爲當朔日啓引者殷奠亦然所示午時引行則又是變禮祖奠之撤雖甚未安朔朝奠亦不可闕似當權宜行之答閔昌洙

發引前諸子女別奠當否

問世人於親喪發引前諸子諸女各具盛饌朝夕奠外別設一奠但嫡子旣奉饋奠則又不可別有奠庶子不敢自祭則似不得各自設奠如何閔維重同春曰

誠然誠然如祖遣奠虞卒哭等祭諸子輪設而嫡子主之恐穩今士大夫家亦多如此行之

又問如諸女則夫壻主之似不妨也同春曰似然

發引時男女位次 見爲位條中位次隨時而變條

發引諸節

沙溪曰或問柩行尸首所向按開元禮宿止條靈車到帷門外廻南向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轅到墓亦然入墓始北首以此觀之是時尸當南首而轅以南向首在前可知 家禮輯覽○下同

又曰或問家禮既曰主人以下哭步從而後不言乘

車馬之時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如之何愚曰凡禮孝子從柩者不許乘車馬故家禮只言其常不及其變且按開元禮出郭若親賓還者權停柩車內外尊行者皆下馬云云親賓既還內外乘車馬註墓遠及病不堪步者雖無親賓還主人及諸子亦乘惡車去塋三百步皆下

又曰或問廣記道次設祭甚無謂之說何如愚曰按既夕禮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註不敢留神也又按開元禮出郭若親朋還者權停柩車以次就哭盡哀卑者再拜而退無所謂駐柩而奠之說未知此

禮出於何書也疑亦當時俗禮而温公書儀採入而家禮因之

問發引時只言親賓而無男女并從之文鄭尚樸 南溪曰豈或雖有親賓婦人而重在親賓男子故耶

尤庵曰啓殯發引已告遷柩則在途停柩何可每每煩告也答崔有華

并有父母及祖父母喪發引先後見喪變禮并有喪條

及墓

設靈幄主人男女位次并論

杇淺曰尸柩與靈幄非所分異故在家靈座設於尸

南及墓則柩在壙南故設靈幄於墓道西南向盖尸柩靈床本爲相屬故也主人男女之坐不離於壙之東西則於靈幄内雖不設哭位而靈座近在壙西豈曰遠離乎哉今雖從俗設哭位於幄内而其禮當如壙東西之位答李成俊

問親賓條註男東女西會通云此婦人是親朋婦女成文憲 南溪曰應是親賓之男女據禮喪家婦人尤當赴葬矣

問下棺前孝子位吳益升 尤庵曰似在壙東矣

設奠

遂庵曰及墓就幄無別設新奠而仍以發引時靈車所在之奠設之故無再拜之禮矣答韓德全

陶庵曰墓遠處則靈車至設奠云云似是新設而女墓所咫尺之地則雖用舊奠以行亦可也答李惠輔

引後窆前諸節

引後窆前仍用靈寢

問葬前設盥櫛之具而發引後不言靈寢一節世人或以家禮爲證而不設者有之朴尚淳南溪曰引後窆前當仍用靈寢盖尸柩尚在故也

葬日值先忌上食用素當否

問葬日卽親忌云云南溪曰云云詳見上食條中值先忌上食用素當否條

下棺題主前弔奠

問下棺前弔奠吳益升尤庵曰禮當事雖國君弔之亦當辭焉此時豈可致奠耶

問葬時主人位於壙東未題主前人若有來弔則於所在位拜賓乎崔碩儒愼獨齋曰人若具奠物來弔主人似當就靈座之前而拜賓也

禮疑類輯卷之八